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二

文苑

故翰林檢討致仕陳君墓志銘

楊榮

吾友陳君嗣初諱繼號怡菴先世吳興長城人諱鄴者

自蜀徙南康之都昌七世祖篆宋明州通判徙星子五

世咸涼鄉貢進士洽其高祖也元翰林侍制今其曾祖也祖

諱徵號天倪受學臨川吳文正公得旨歸人稱天倪

先生至正間徙吳城父汝言國初濟南經歷有政績
母吳氏廬江名族永樂初以貞節旌表汝言初未有子
吳夜夢白衣神人授之兒遂產嗣初寔洪武庚戌十一
月丙戌也明年八月父卒母抱歸吳城躬訪績訓育之
嗣初既長奮志於學受詩於鄉先生鄺尚德秦師尹受
易于俞立菴既而忡：然若不足復從半軒王止仲用
是學日益博時家貧甚嗣初躬自農圃以供祭養親時
或讀書或援琴高歌因以耕樂自號及筋力少衰乃開
門授徒學者謂其善教多從之人尤以其為文簡健有

法度求者相屬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文章薦之屢
以目青母老辭不就母卒喪塋盡禮有間於人仁宗皇
帝即位少傅廬陵楊公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
改翰林五經博士命同太常卿南郡楊公直弘文閣脩
顧問時以為得人皇上嗣位命脩先朝寔錄書成荷白
金文綺之賜陞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乞歸明年疾作
既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因接
誦不已門下劉溥請問先生如何直荅曰無事遂卒寔
宣德九年五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宗黨姻友門生

畢至哭之皆盡哀守令而下咸往弔哭朝之縉紳大夫士聞之莫不悼惜配金氏故郡守綱之季女初受聘綱之長壻坐法併沒官嗣初訴于朝乃得釋金素有禮教而甘清善事姑以孝謹聞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先卒季即完女二長適謝壙次幼孫男七傳儀仁偉佃估傭女四卜是年九月十日塋吳縣太平鄉荐福山先塋之次所著文集四十卷藏于家其賦性純淑聰敏過人孝友篤至恒以不及事父為恨言及未嘗不流涕奉母甚謹尤善養志長姊失所天養之終身訓育其子

甚至少姊早寡存恤其家曲盡恩意友人死無以為葬買棺塋之他凡婚喪貧困與夫鰥寡孤寡之弗克振者輒賑恤之無少吝其為大率類此完奉治命走京師謂予有疇昔之好徵銘諸墓予按其門人大理評事張益述為之銘：曰繫陳之先吳興孔昌既徙于蜀復居南康瞻彼吳會具區之澳爰及中葉居用載卜光前振後詩禮簪纓蔚乎孫枝繼：繩：有華其躬孝友斯著有豁其心問學斯富既塞而通晚遭竒逢秩列弘文侍從九重日月清光荐彼寵遇于焉退休式慰哀暮歸視其

庭子孫滿前云胡不樂乃奪其年荐福之山先塋之側
既藏既銘永昭令德

故翰林學士奉政大夫沈公墓誌銘

楊榮

公諱度字民則姓沈氏世居松江之華亭公以儒發身
累官至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宣德甲寅冬十月乙
丑卒于北京之第訃聞上遣官賜祭給舟車歸其喪詔
有司營葬朝之公卿大夫士素相交者莫不悼歎弔祭
之其孤藻奉柩東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玉屏
山先塋之次乃狀公行寔泣拜請予銘予與公為僚友

三十餘年相知最深誼弗容辭乃誌而銘之公大父德
輝號竹庭嘗為郡吏平反寃獄鄉稱長者祖妣宗氏儒
家女父易元末為詔議叅軍棄官還鄉里授徒養親人
稱苦節先生妣頤氏出士族公賦性敦敏言動不敬刻
志讀書喜親筆札及長學問該博於書法尤精洪武中
郡邑以文學荐而以家艱坐稽緩謫戍南詔岷王聞其
賢延待甚厚時學士董公倫亦謫居南詔一見公甚相
敬愛董公歸朝首荐公名還未及登用太宗皇帝入正
大統詔求文學翰林編修今禮部尚書楊公弘濟首荐

之擢翰林典籍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賜白金綵幣織金紗衣復承命書孝慈皇后傳及古今列女傳書法精妙式稱上意自是詔誥制勅及御撰詩文碑刻皆屬於公未幾陞檢討陞修撰復陞侍讀學士上嘉其清勤賜二品袍服象笏命大官日給盛饌以寵異之官其子孫藻為中書舍人公與其弟翰林侍讀梁扈從往來兩京蒙被恩贈賚不可勝計仁宗皇帝登阼賜誥推恩贈其父如公職母贈宜人公請告焚黃詔賜鈔幣給驛傳仍命藻侍其行鄉里榮之皇上嗣位陞今職年七十有三

屢乞致事不允逾年特命食祿不煩以事公素有疾疾至秋即作是秋益劇卒享年七十有八配鍾氏先二十二年歿贈宜人繼陳氏子男二長芹先歿娶高氏次即藻今陞大理寺副娶王氏孫男二潮有志于學早天源娶李氏孫女三曾孫男一曰寅生嗚呼公曾次坦夷持身儉約孝友忠勤出自天性居常以不獲終養為憾言及必流涕歲時祀事惟謹聚嘗感疾公晝夜守視調護甚至出入禁闥小心慎密始終一誠嘗侍顧問得以從容進言多見採納至於講論古今荐引士類無不精當

所居構軒扁曰樂琴書處旦夕遊憇其中以自樂先生
所著詩文有滇南藁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藁若干卷
藏于家公之歿宜有銘以昭于世銘曰偉哉沈宗積世
長厚維公紹承厥德益茂初起鄉邑乃罹困窮用玉於
成由塞而通遂登詞垣受知列聖恩賚游臨寔公之慶
惟公之慶既壽而康子肖弟賢舉荷龍光玉屏之山營
芬宅兆銘以藏之千古有耀

故國子司業吳君墓表

楊文敏

君子寓形天地間德足以師表于異類學有以兼通乎

古今修諸已者有餘而見于用者或有未盡故其既歿
而哀傷追慕猶不能已於人者若余亡友國子司業吳
君是也君諱溥字德潤別號古崖先世家臨川之種湖
曾大夫景南號南臆博學工文章廬吳文正公嘗序其
南臆吟藁大父某號楚江隱德弗耀父思清贅崇仁章
氏後遂崇仁人君生元至正癸卯四月四日少遊于鄉
先生前渭衡南令鄧伯恭門伯恭見而竒之謂思清曰是
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弱冠舉孝廉不就洪
武丙寅大夫知其才賢乃舉邑庠子弟員從前進士李

原成治春秋文藻甚為原成稱賞家雖貧窘而志學不厭祁寒盛暑亦不少廢同輩有忌之而肆譏侮者恒不與校而所志益堅歲庚午領江西鄉薦以疾弗果會試尋丁^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假館學舍教授以自給眾亦易視之獨永豐羅博士師程時分教邑庠折節與交乙亥上京師以試期不及遂入為太學生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南卻其元戎文綺之贈又以閱士伍使福建一無毫髮之私人皆稱其廉介其所至寓古跡名勝輒賦詠紀之累至數百篇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

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罕與可獨以君為賢而為延譽于公卿大夫間歲庚辰試禮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擢翰林編修永樂初與修太祖高皇帝寔錄書成大沐恩賚陞修撰既又纂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公若思荐陞國子司業居官禮自持以師道自任以勤率諸生每五鼓升堂講授終日危坐無怠容諸生皆敬畏而心服為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南^京春遇殊厚洪熙紀元首膺勅命進階承德郎贈及考妣宣德丙午通政司陳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三日

設宴公堂君從容言笑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昇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屬治喪不用浮屠所著述有古崖藁若干卷配鄭氏封安人子男四人與弼與疇與年與性女二人長適應天府學教授孫曰讓次適豐城徐士英孫男三孫女諸子奉柩歸葬崇仁邑治北二十里之左橋既葬十有三年與性以明經領荐至京泣而告曰先君子務學篤行以古人自期而官止司業弗究所施年未及古稀不肯無似又不克致位通顯以光振先德惟先生于先君子同

年登第又同日擢官翰林知之悉者莫先生若也表諸墓道傳示永久亦莫若先生宜也不肖敢以請嗚呼君之孝友篤行出自天性清修苦節至老弗替其為詩文詞暢理明足追古作者第六不媚當道官太學幾二十年而不獲叙遷卒之日身無以為殮家無以為喪子孫無以為衣食資而縉紳之流持乎公論者莫不為之悼歎也然君之志雖不獲大伸于當時而能使天下之人信君之德操者無間於貴賤傳誦君之文章者無間於遐邇視彼之得志一時而滅沒於身後者豈不相去遠

矣哉况君之子若孫有志問學期乎顯榮昌大以慰君於地下者又有可冀歟姑立表以俟云

明故謝君墓誌銘

岳正

謝君諱績字世懋初號靜可學成因所居有王城之山更號曰王城山人其先宋經畧使鞅自會稽謫居黃巖九世入國朝諱溫良世稱孝子者避地元季晚方定居桃溪桃溪今隸太平君孝子曾孫也為太平人大父諱元參葆光林下名泉石翁標白本懷父諱性全贈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雅志家法故號友松友松再娶皆陳

四子省復君母兄也省登甲戌進士兵部員外郎今知寶慶府復世其最季者濟君諸弟也君於學師父友兄弟貫徹為經寔際為緯弗正行弗任以組織人謹以古迂雖屢弗恤也畢竟智者不能不躋之嘗就有司試者七不合擬今必合迫期忽病革遺言寶慶云仕當先幾完名未及試五日竟不起年四十有四娶張氏出止女幼未有歸友人高廷美輩殯之杭郊訃達從兄世遠扶護以歸君家世故孝友後母無出事不遺力與寶慶出處相違廿年各再歸省會即姜被夜談幼弟孤姪撫

同所出族里孚服每以愧君為畏諸從游者若從子今翰林編修鐸字鳴治鄉進士施槃其顯者製作有王城山人集史官李賓之序之曰君詩初出入盛唐畫流麗之妙晚更步趨少陵其感時興物之意一出於正詩家曰不誣文選員外郎黃孔昭君知己也狀君之行甚悉既追許其致用必効有可觀者又悼其卒困死以科目於乎予嘗謂古科目人法兼任尚有遺材世遠人湮使如君者竟至此極抑君命當然邪可悲也已初寶慶且入覲本圖會君淞上遽意哭君之死迺命子彩後君卜

用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君前山之原鳴治曰先師之墓宜得予銘為之銘曰生也淑壽而毅我匪駒奚其柅誰其歎天詰噩酷

雲壑先生蘇公墓碣

張寧

先生諱正字秉貞號雲壑宋大理評事古克之後考順菴府君姚吳氏世家海昌與其兄秉衡齊名人共稱曰小蘓先生為人孝友敦行義克勤小物終其身無非禮事早從翰林修撰張洪習舉子業中歲盡棄去之專意古學諸經子史皆嘗肆力以故發為文辭根據藝寔麗

則不靡古詩似漢魏律詩似盛唐著述之文体法西漢
一時才名高出兩浙流聞四方嘗教授海鹽弟子甚衆
至今邑中多能言之士死之日自書銘旌撰墓志神氣
不少哀亂時年五十有九遺命葬于小桃源不食之原
有自鳴集二十卷子淵懿雖能世其業嗚呼先生學可
傳而材不見用德可久而壽不甚遠蓋其所能者人也
所不能者命也能其所能而已為者世也文章寔閔世
運人豈能違之寧夙賴師承幸富科第自叨職禁近以
來去函丈者七年而先生之兄弟相繼就木心喪日遠

無能為役因合同門之士書其大畧立石而表諸墓庶
幾平生義恩云

史明古墓表

吳寬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為人足跡不出百
里之外然江淞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
之而予取以為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
確而厲其所為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
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于先
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敬何由而行耶與人論

事辨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時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悉違俗而行必放於古知礼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熟于史論千載事歷如見而剖斷必公盖有宋劉道業之精至于時事人言得于聞見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始使得郡縣而治之恢乎為雜者為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為近體興至吟敲咿冥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

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頽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品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塵望之者以為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為雅集以觴詠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遊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為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海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為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椀

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
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
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遊持信義四方
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以
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教
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
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
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
曾祖彬祖晟父珩母陵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

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適鄉貢進士吳鏐
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曾遇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
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明故卒之明年予與文温州宗
儒往哭之其二子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窈悲
傷何文之能為願有終不得已者乃卒之四年己未
三月庚申葬于吳縣西山之博士塢為表之曰
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
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
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

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于其中

王允達墓表

吳寬

成化五年寬遊南京得友一人焉曰王君允達其諱汝義烏人也王氏自宋以來號為儒家五世祖炎澤得朱呂道學之傳婺人謂之南稜先生曾祖禕在國初以文學事太祖高皇帝為翰林待制使雲南執節死義追贈學士謚忠文祖紳國子博士監考徐隱居授徒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後贈中書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允達生稟特異志向甚端少孤思繼家學極其勤苦家素貧能守

道自樂挺然無所降屈好古執禮篤行寔踐不欲以文士名然操筆為詞章豐蔚可誦亦無忝其家既壯從鄉校貢上禮部卒以春秋登鄉舉遂擢進士第居京師癯然靜退猶寒士也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遇事持正同官憚之居三載見有非其道進者稱疾而歸今上之初用賢圖治或荐允達可起而用部符下允達初不欲行郡縣與鄉人迫強之道病甚曰吾決不能仕矣然獲至京師與故舊一見以死無恨未至五十里竟卒年五十七允達純孝人也自忠

文公之死博士君痛恨食不忍兼味孝莊如_之至允達已三世猶不忍改以忠文公宜廟食死所遺書巡撫大臣為奏請于朝始秩于祀典又忠文公有續大事記在蜀藩得板刻行世亦其志也居家作祠堂置祭田凡所行禮參酌其宜其教人有法出其門者輒有可觀至所與交皆一世名賢於情意最篤也其不賢者則疾之往而面斥其過使無所容蓋其為人若隘而才則通處世若迂而行則直使其見于用則功必加于人澤必下于世願僅以行義屬乎一鄉一邑之間如允達者蓋深惜之

其娶俞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二長俯縣學生次仰女三長適貢士許塤次適龔徵其一尚幼允達卒時為弘治二年十月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六日今祭酒謝公既為之銘寬宜表其墓上以良友之不可復得也蓋久而不能成文抑允達之賢人知之不必書惟其有不可及者則不可不書也嘗聞謝公言往年自台州往訪允達鄉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其名皆唯而立其學者即其所居皆稱之曰齊山至不敢斥其姓又聞其友馬谷曰允達歿門人迎柩於數百里之外將至親友又行數十

里迎哭皆盡哀又各為位而哭於家蓋百數十人及其家長幼童僕皆蔬食如喪父母嗚呼允達之得此於人者其必有道矣故書以表之

張東海墓銘 謝鐸

成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以疾卒于華亭之故居其子寧海令宏宜將以是歲冬某月某日葬君祖塋之次以狀來請銘于予始予天順初與君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僉憲林君一中識君於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

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落、可數予駑下病且不死既銘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曾祖庠以易教授鄉里祖子英早世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已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為民患者蓋衆

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窮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橋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剛劉元城諸公皆特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臺以深致景仰盖于風俗教化之大者其倦々又如此初君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若君者盍留以羽儀明廷以藻繪一代太平之盛治君固不薄淮陽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而歸之日民蓋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

竟不憖遺以卒年六十而已惜哉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五長弘正次即弘刪宜以進士拜今官次弘至邑庠生次弘圭次弘玉次弘金女二李觀頤行己其壻也孫男四性協忻恪女七所著有鶴城天趣清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卷行于時盖君手筆也君以靈識異稟充之學問老且不倦詩典文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々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嘗論其天分

人品問學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為予戲評其所能
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書又
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咲而罷噫昔人
稱趙孟頫為書画所掩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
然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感于斯乎於斯乎文非細
故自文與道離而後世之所謂文人者始為大賢君子
之所鄙然則文豈能哉故予又即君之文而銘之以吾
人之所謂文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銘曰東海之東有
氣如虹凌虛厲空人曰此獄劍之鋒孰知其下文塚之

雄於乎萬靈所鍾鬼護神封後千百年茲其不墜於地
耶尚有考乎吾銘之公

明中書舍人王君墓誌銘謝鐸

今皇帝嗣位之初勵精圖治納諫用賢於是南京兵部
婁主事性首以一時名士退修于家者列荐于朝若翰
林檢討陳君猷章中書舍人王君汝凡若干人詔下公
卿議特起檢討君暨君檢討以母老不果君病方愈有
有司趣之行至淮病復作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寔
弘治改元之明年十月四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得年

五十有七於乎痛哉鐸既與左庶子吳君原博會哭遂
亟謀諸戴郎中師文陳負外于章相與殮君既殮將歸
葬庶子吳君謂葬宜為銘且將表君之墓以示不朽嗟
乎予與君交幾二十年凡其敦慤之行清苦之節靜退
之風皆予之所愧畏而未之能者其何以銘頌其義有
終不可已乃據其世次而序之王氏本五代節度彥超
之後蓋自太原徙金華遂顯于宋世為金華義烏人君
曾祖忠文公禕在國初與宋太史公濂齊名以翰林待
制奉使雲南執節不屈以死正統中有贈謚之典今廟

食其地忠文之祖南陵先生炎澤寔得朱子再傳之學
于葉通齋由庚遂以授黃文獻公潛其子國子博士紳
寔與正學方先生同登太史公之門博士之子贈中書
舍人稔於正學有館甥之義寔生君、字允達別號齊
山汶其名以春秋舉成化戊戌進士拜中書舍人王氏
在金華之以行顯至是蓋六世矣君子謂忠文之澤方
大發于君未艾也於乎其遽止是哉君初登進士輒願
為教官衆謂其迂不知君寔欲見之行除中書非其好
也曰吾豈少年矻、筆硯間者哉未幾遂謝病歸結屋

齊山之下取累世所積書研窮之將終身為去年秋予
以史事赴名道金華將問君之廬而拜鄉之人無少長
賢不肖聞君名皆唯而立其學者相與尊之曰齊山先
生至不敢斥其姓君迓予道上懽然握手如平生明日
君餞予百里外相與謁四賢祠謁麗書院至蘭溪會章
德懋而別於乎詎其謂君而遽止是哉君貌朴而和平
生無町畦崖谷人人得而親之然其善、惡、之誠則
有確乎不可拔者詩與文異其為人不為斬絕竒險而
自成一家、居儼然夙興必具衣冠率子姓謁家廟歲

時享祀必躬必敬日食唯一味雖對客亦然蓋其祖博
士君痛忠文死國之故不甘于食子孫遂永以為訓亦
可見其世德所從來遠矣所著有齊山稿若干卷藏于
家配余氏有賢行子男二長俯次某女四人長適鄉進
士許墳次適龔餘幼未行銘曰慨彼下泉澤而不川再
寔者木裁或以覆在勢則然于嗟齊山吾何尤乎天

中書舍人孝莊王先生墓表

謝鐸

於乎此贈中書舍人金華孝莊王先生之墓也先生為
翰林待制忠文公之孫忠文公之祖南稜先生寔得晦

翁再傳之學于葉通齋由庚以授黃文獻公潛至忠文
又得文獻之學而益顯忠文之子博士君紳又嘗登宋
潛溪之門與正學方先生為同志友先生因得以門弟
子受知正學至許以女暨其難之及也蓋嘗周旋其間
誓欲返莖而不可得卒坐逮繫文皇帝念忠文死國之
功特從宥罪且方嚮用之而先生力以疾辭還金華讀
書結屋青巖之下將終身為先生性至孝初博士君痛
忠文之沒每食必斥蕪味先生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
數十年不少變事母丁如事其父丁每遭疾輒彷徨不

能去左右沒之日哀毀甚殯塋必以禮終三年酒食未
嘗入于口撫其弟稚而教之卒用為石泉尹有聲先生
年既至學益成行益高而士之從游者日益衆郡邑交
重之恒禮為鄉飲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先生疎髯偉
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快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
有青岩稿若干卷藏于家所編校有聖朝文纂金華賢
達傳續西山文章正宗皆行于時先生諱稔字叔豐世
居金華之義烏其先出五代節度彥超之後為太原王
氏寔生于洪武癸亥九月二十日至正統辛酉五月二

十五日而卒得年五十有九暨卒門人相與私謚之曰
孝莊先生以子汶貴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配丁氏繼吳
氏側室李氏皆贈孺人子男二曰淪曰汶孫男二曰供
曰俯汶以進士拜中書舍人文行卓然王氏以儒顯至
是凡六世未艾也於乎習與性之不相及也久矣蓋自
教化風俗之不出一父兄師友之習其功在天下有
不可誣者金華文獻在浙東南為著王氏在金華為尤
著而先生寔生其間宜其所得之不可及有如此者然
堯或不能得于其子舜或不能得于其弟而孔孟之徒

或不能盡得于其徒則先生之賢于人人亦豈不遠哉
予惧世之人安于習而不知父兄師友之為功又惧夫
徒恃其功而不知所以自立也乃表于墓以魯君子
賤之義以告夫世之欲知先生者俾考焉

戴師文墓誌銘

謝鐸

始予與師文之父潛勉翁交已聞師文自少即穎異日
讀書幾數千百言至義理肯綮會心處雖其師亦反為
所難甫弱冠以書經領鄉荐來京師予見其公據不甚
類科舉文字心竒竒之及試禮部以所試文字來視予

予益竒之謂科第可俯拾也既揭曉今閣老長沙李公為考官迎謂予曰公鄉戴豪今年幾何是固久困場屋者邪予曰其父視予且少今猶在太學諸生中公驚且笑曰有是哉遂袖出其五策以視予曰恨得之晚奈何暨廷試予以受卷官得盡閱天下諸名士至師文所對俗尚時務處皆酌古準今確有定論其鋒焰所逼如負嵎之虎而人莫之敢撻予私謂李公曰公所稱五策者今當不在大魁後矣既而乃聞冢宰尹公果欲置之上第而閣老萬公以為冗長難於奏讀遂置二甲之三然

師文之名亦自是隱然動京師矣師文既登第往以通家故來謁予請益予曰固知一第不足以溷子而區區文字間亦恐未足以盡子也要當傑然為吾台第一流人物如所謂十大儒五大臣者其庶幾乎師文不以予言為不然每領之而去未幾師文拜兵部武庫主事予以憂去官謝病不起者幾十年而師文之聲寔遂流播遠近間得其敬齋銘當官三箴通陳公甫書而讀之則見其脩己治人之大方而求道之志於是乎在矣及予以史事赴召師文已自武庫遷職方郎中乃盡得其

所謂贅言錄者而觀之則益竒其問學之篤曾不以吏事自沮蓋武庫主隸役出納職方主邊務區處寔天下勢利所在居之者恒靡溺於此而莫知其他師文獨盡收天下書而讀之公退雖甚疲亦手不釋卷家人以日用告不足輒麾去曰其稱貸之無乱吾志至於衆務糾紘不動顏色而判決如流人皆服其精敏雖老成練達之士亦或自以為不是其賢蓋又不特貴而能貧仕優而學之為難也予既以南京祭酒致仕師文尋陞廣東右叅政取道歸省予宿留予總山上觀其論議益英偉

不凡而憂世之心恒在眉目因叩予出處事予謂之曰遠大之業子其勉之吾老矣無能為也師文唯々而笑遂酌之酒而與之別未幾遽以訃聞於呼天下士大夫之望師文者何如師文之所自望其身者何如而竟止於是惜哉予既為位哭極至復往哭之潛勉泣謂曰予豪赴官之夕有大星隕于水而予之故居四望草木亦有瘁色豈其凶兆先見而竟止是哉乃相與再哭之慟潛勉復謂予曰豪葬且有日幸賜之銘豪可以不死矣於乎吾尚忍銘吾師文哉師文系出吾台之黃岩南塘

戴氏是為石屏先生之後再遷溫嶺今隸太平凡六世矣戴氏自宋歷元世以詩書宦業為邑著姓至國初以故官謫鳳陽而族始微師文蓋戴氏之中興者其祖慎齋府君諱圭隱處不仕父潛勉翁諱通亦以書經舉于鄉待試禮部將入仕矣母陳妻鍾氏子男二曰曾曰女五以弘治七年六月卒于官距其生天順戊寅得年三十有七而已所著有贅言錄凡若干卷其學寔師于父而自得為多蓋質本天成非偶然於乎而竟止於是惜哉嘗竊恠靈識異稟如賈誼李賀邢寔者一皆短命

以死而奸儉頑醜若張禹馮道秦檜之徒又皆以鄉相壽考終其身未嘗不有疑于天道之不公然而天下後世之所羨慕而痛悼者恒在於此其唾斥而賤惡者恒在於彼人心之公即天道也然則予之於師文也亦何何惜其不為彼而為此哉雖然人之所難得於天者美質而克自問學以成之又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夫人既知其所以難而欲有以成之天乃不少假之年俾得大成於成以見其所止又安得不為之永嘆之深惜之也哉乃為之銘曰於乎師文孰始之而亟已之孰予之

而亟毀之于嗟天乎不朽者存亦孰得死之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一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三

文苑

俞潤夫墓銘 莊景

番陽俞潤夫既葬之二十年其子錫始以其遺命持姑蘇君丘先生書來曰願有銘予于潤夫止相識成化丁亥予自翰林得罪黜為南京行人司副潤夫以成均上舍末歷事潤夫儀觀舉止偉然一儒子意其必蔚然有

文者也亟詢之潤夫出所業舉子文字示予其類拙布置若柳子厚樊宗師家數者屢々視今所謂時文殆五陵年少而衣以深衣大帶其安于体者雖殊而所以待夫人者則已厚矣既又出楓落稿詩一帙其不得志者類郊島其理到之語視山谷后山少減其壘達而茂者又皆出入簡齋若所謂鈍如茶山易如放翁亦矐乎其潤夫後也由是姑蘇沈仲律紹興徐大華嘉興沈元節諸公莫不與為文字交而潤夫之名隱然起京師間矣居數月潤夫以代去謁遼天官有自京師來者皆曰潤

夫死矣識潤夫者以其不得一第而死莫不為之痛惜為之延訪以為其真死否也方未定潤夫以痴兒事了歸其鄉過南京別子々見之驚曰君何自而至哉豈傳之者誤也君曰非誤自非納言劉先生深于醫厚于戚璫登鬼錄久矣而今得先生見者幸也予與潤夫一時相對如在夢寐言畢潤夫抗手去且頷曰天不死我々當熟五經往拜白沙先生而學焉歸而就正其是非于先生矣時潤夫去甚急于不得更以一言入蓋成化庚寅也潤夫去未三載潤夫與某御史救張同知書傳至

矣未幾病灼艾荅族兄某詩又傳至矣未幾屬續之言
乞墓銘於予者又傳至矣方潤夫以書與御史爭張司
知事其氣何壯曾幾何時灼艾屬續之言相繼而出亦
獨何耶嗚呼豈潤夫之死昔固非真而今固亦非真耶
抑誤潤夫者乃復誤耶臨決之言一何琅々乃若是耶
而潤夫乃真死耶非耶潤夫之可與言不特區々文字
之間而已其寡默其謹肅已可入于君子使其未死得
舍所學以周族于白沙之門潤夫未可量也而江門品
第豈在陳秉常下哉雖上下林南川無惡已惜乎天不

假年而為聖賢糟粕也名之間與不聞第之得與不得
直潤夫之浮雲者耳惡足為潤夫惜哉潤夫之曾祖諱可
載祖諱杭齋父諱思誠娶于徐氏男三人長男某次
即錫邑庠生女一適劉生宣德庚戌七月十四日生成
化壬辰十月十八日卒葬古城山予與潤夫非汎然朋
友比而錫之未也抱其遺言又重以丘公之懇錫可無
銘于潤夫于其得無銘潤夫哉銘曰道以口者謀道以
心者了其謀其了潤夫亦早有拜潤夫墓者將亦知其
千萬古之抱耶

吳靜觀墓碑 林俊

文章漢劉揚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樹勇
典之角妥皆一時翹楚國朝文明以正昭回下飾潛溪
東里嗣照而聯毅迨天順甲申十八庶吉吉之選盛矣
甫典者陳常卿愧齋吳學士靜觀愧齋溫純尔雅公瓌
竒跌宕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
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迸發同時文正公西
涯峰回海立公直欲相長雄無畏風稜孤峻不屑取雷
俗當其意畧兮忘年間有未愜意氣衰冷言語為之無

味以故躡收巧化率無公銜名官幾三十年僅一典寔錄
金綺之錫由檢討而修撰諭德皆九載後遷又三年朝
論滯淹以久始侍讀學士署而南君子以為得立官
之介公雖文字賤業而決擇內定宿所知典無間賤負
每長篇短章伸紙立付自他時有干購必衆事寔是非
人望可石不為執隆赫儀幣豐腆易素君子以為植已
之嚴其修寔錄也要人子寇某賂優其父半詞公曰苟
為是負所學負朝廷他日何以見董狐地下君子以為
得持論之公而領會試同考所得多名士會元儲公殖

菴其尤者也諱衍字希賢以字行更字汝賢吳自沈坡
徙鰲峰又徙東井父諱熊有鄉行封檢討再封南京侍
讀學士母黃有內懿典配朱俱封至宜人公事親孝敬
而友其弟希亨以厚嘗一乞歸省歲時致俸金文綺食
呂之奇猶喘然屬心由于弟以為親慰竟之肉未寒
而家遽落平生無他嗜好書卷不釋手有惠本必閱之
尽然猶酒未忘情予鄉國特愛思有忠告公為予止三
月意以知舊復勸復飲弘治戊申予赴滇南公載餞
我于龍灣舟次泪油若弗勝嗚呼謂竟是決耶乙酉

五月二十八日也壽僅五十三訃聞孝宗念儒學之臣
優以祭既之二親亦長逝谷清蔡山之葬子彰符彰武彰
憲強為力今惟彰憲乎在二孫正誼正宗二曾孫某
復始錫類將有泣中書之石而著紹訓之書者矣嗚呼
公文章為莆立幟名家落擅響者誰與假之年又可
知也昔人論退之元賓之至謂不在壽夭之間夫元賓
之才其誰則限之使公而在文正將不帖然文宗之
席惜公亦為莆山川靈氣也位過詣極其將誰計哉序
而文之碑銘曰莆始自唐文昌發祥日杲星寒有躐其

光豹躍龍翔鳧停峙公起詞垣嫡宗是祀蘭臺芸閣
疲神役精奏彼金石羣喧寂鳴公時舊學不古良史侍
直帝旁妬生于美物不尚全才名忌盛益收魚容天子
之聖維世孔縮維名孔修維生以弗酬維後之狀

凌谿墓誌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
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莊原先
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絮酒束芻使
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

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
令人淚窳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
之者乃天尔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碩子誅之備矣乃
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
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
即解殺律諸詞章十五尽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
者异之然惧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
志而力殫于淵學于是飲醇探齋程猷經用噴英搗華
樹殺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碩華玉璘劉元瑞麟徐

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孟奮競騁吳楚之間
歛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改
者頽不之喜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日後
生不務寔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襲襲常
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
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于是凡辨稱文學士率不獲列
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刺
楚斷錯乃頽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
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陝西按

察副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
設徒豐籛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
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難
切然要奧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規駭不大容于人
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解假詞色于人更
哆憎口恨不即寘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叅政
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
願而今止矣噫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
蛾眉胎禍才美秧毀順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

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
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豁哥歿天寔忌之矣人何尤哉
噫嗟々悲乎凌豁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
五十醫者曰先病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
豁廓落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
與覩々心々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歷運數讐史質
經底詮名寔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躬狗耳大
命中奪費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
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内生之否々邪噫嗟々悲乎悲

乎凌豁他所奇節隱行典凡歷履官業忠孝友義言動
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閩運教者如此詩文
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
氏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修英
廟寔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豁面咨其家
世趙宋間名之脩者居于吳為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寔
臣者元初為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
後謫成為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豁娶于陶亦封安
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

哀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于惟其文凌
谿子墳

禮曹郎楊君生壙碑

楊循吉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大
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八十
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大初相彼廬右有五焉我之
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為文琢
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于望弘農郡周宣主
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著

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于國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
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
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策名府戰死妣陶守節嫠居洪
武中適為內庭媵供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穴配
墓衣冠者是已陶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寔
京師供億有年仲氏商閩尤富廛屋跨里叔亦眉壽後
居同稱淋士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
現提点雖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
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於正統間官至三品楊業儒自

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憲祖御天成化甲辰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為京官未幾僕簡青袍入參朝望荷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孝廟時五王冊封備員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覲龍顏事後賜宴直房并賞羅綺福薄命蹇痞癖內攻日食米止三合恐曠職致尤上奏乞換校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次年賜封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冀報劬勞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己未歲清寧宮災下求直言不揣應詔上疏請復復建文君尊號以禮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帝衷

欵允大宗伯以事辭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文收入太氏史未知然否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嘿性偶好書結廬天峯院折松枝為籌課麟經經稍通章句傍涉子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邸使君游或為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寢苦先隴傾貲修葺糜千金既畢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一百日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府三次扈駕兄九易冥筭告歸是冬復取如京莫辟趨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則築室支硎山下脩葺舊閭

名雲峯廣要檢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耕度日不作
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年皇上龍飛
嘉靖十五年田野間樂聞盛事時則恭逢九廟肇興上
頌文一篇蒙頒史館簿表蔡藿之教諒無補益也外華陽
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普天而
有日精射稿之祥屢見于室竒哉山農共覩非敢妄
道是冬、自西山還歸故村埋頭隱伏終日惟與古聖
賢相對輪蹄斷迹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曠目昏龍
鍾彊步起拜必俟扶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遠遊

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感僕遨外未
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胤尚幼顏賴
應門不得肄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溪後城亦足偃
卧文集方斟酌未定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
不歆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云尔
諫曰上古人浮壽常百許今茲耆年久寄逆旅歸休何
時宜有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子無一克奉
彼炫文繡浣衣我處彼富倉箱我乏朝黍靜言思之不
乃自取有官不作此身日卑無財可悅親友益離古之

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飢原憲長貧李廣數
奇命也奈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千駟
民稱伯夷念昔辟官常虞早萎豈意還存雪鬢霜髭一
壽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我則不必其然
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于天畊黎表樹皆非已
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烟不化還尊
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共水大一分之田穀
少人多將何其饘乃生變化陰陽互遷前除後續世以
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未度從容自

祭靖節為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鐫無非糟粕不希流傳
且夫生也憂死則否遠恥辱平仇、萬苦千辛一筆都
勾以還造物共鴻蒙游錫汝長眠草綠仍秋所以供我
惟此樂丘自古有死聖謨垂休曾啟手足完軀是謀老
佛徒誇切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
者流時來委順至死弥收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因
恩消埃靡酬亦負罔極自同蜉蝣嗚呼傷哉嗟斯人之
在世無一日得志遭讒履厄人百遐棄夫亦何愆坐不
富貴終當牽手永謝塵世陳辭既卒請刻以記過者來

現莫厭辭費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楊循吉

弘治丁丑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丞文公于家以
為温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舟赴
任至之日首釋繫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豪強咸
遭于令設施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耆德夙以丕厚明年
夏六月己未卒官年五十五凡遺所著文章摠三十卷
別為奉詔三卷瑯琊漫抄一卷嗚呼惜哉公諱林字宗
儒其先衡山人相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

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假金虎符鎮武昌
曾從祖定遠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
左所副千戶曾祖定璫散騎舍人始徙浙西祖惠遂居
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涑水教諭贈太僕寺丞公舉成化
壬辰進士試令永嘉即有擊強名調博平以其邑小更
用簡治蒙恩召為南京太僕寺丞威久死振而剛之
屬吏尊奉如法官又撰為策三篇以獻時嘉其識尋移
疾歸家而溫人思之不忘朝廷遂以為守公乘宿望往
收故民教振東土為之立族範以教化為先設止訟法

禁民毋得溺女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在任前後凡上
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已之事猶以為道有所沮恥唯
諾徇故常將圖潛逸人輒知之閉城其不得行濱歿家人
扣榻請遺命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耳復何言人謂正
直精爽臨終不撓稱其平生云公配祁氏繼吳氏皆安
人子男三人奎璧室奎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塋梅
灣之原以予既親而知遂來請銘曰烈烈文公信國
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盈包洛洙泗知叔守經忠懃自
許允惟邦公才既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咸肅夙紀司

民之牧衡秉繩履庸靖乃人紉于仁軌帝寵休嘉式還
之朝俾職庠園國武先昭司馬曰賢拜疏以荐舍旃來
歸處晦用晏在易之遯其道元吉溫人謳思僉冀公出
天子有命往恢胡績德夙載揚爰徵治寔赫焉方隆故
殞之亟有墓于悔來旒翩既耕有田斯菲其旋何以
世之垂光永延刻銘茲石用質幽玄

明故丹丘先生姚公墓誌銘

楊循吉

公姓姚氏諱綬字公綬浙西嘉善人也天順末第進士
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元尋出知永寧縣解官歸所居在

大雲里東繞水竹作室曰丹丘。嘯詠其中。自稱丹丘先生。大抵多取老莊神仙之說。以自況。又作滄江虹月之舟。遊泛吳越間。甚適。弘治八年四月十日卒。于家年七十三。公少有才名。攻古文辭。弱冠始業。舉子遂取科第。以至為御史。政能多出。人右。嘗奉勅巡鹽。而淮鈞別積弊。既盡。勢人惴惴。弗敢漁利。布令張休務。以激揚為事。淮飢。曰。吾御史。宜無所不可行。畫策賑飢。民多復。巡撫三山林熙敏。公竒之。具以聞朝廷。特降玺書。俾終厥事。未幾。被言。而有永寧之命。遂弗復。思仕矣。公善書法。鍾

王幼婉。咸妙詩賦。暢茂皆有法。畫初水墨。後遂進學。唐品得古意。載所謂滄江虹月者。出遊粉窻。翠幙。擁童奴。自奉脩極珍。養設養設。香茗皆世所鮮。有或命彈絲竹。譙笑弥日。人望之。飄飄然。有霞外心。家設亭館。稱是客。多就之初。號穀菴。又號雲東子。蘭臺。逆史。天田。老農。上清仙吏。懶仙。癡紫霞碧月翁。並著聞人間。而丹丘先生。稱尤顯。所著有大易天人合音十卷。詩文集三十卷。姚氏在宋本汴人。南渡徙餘姚。其徒今邑在前元。祐時有仕為大使者。蓋舊族。曾大父瞻雲。大父隱菴。父松

雲皆不仕公配弘氏生旬前鴻臚寺序班一女菊芳適
張訓繼潘氏生旦嘉興府學生孫男簪亦府學生次芹
次葵次芷孫女寄奴雪英西英淑申淑酉曾孫男昌齡
陽余辱公引為忘年交旬以是來請曰先人有言願得
子之銘今下日矣在弘治十一年正月之朔胥山之陽
墓也先世皆葬是敢以請或言公好道家言公臨終猶
賦詠懷之詩此豈恒化者直高需耳公其東南之威鳳
歟銘曰明興運昌文士交鳴懿茲陞有公特生蘊臆維
富宣詞乃鏗鳳皇喈々儀于治平不難自古莫不願有

孰知有之適成忌茲當塞乃通弗履其咎其通伊何蹟
以授靜放乎山林貴得所便屏處非遺皇仁賚全作為
歌詩列于管弦裨化陳風公乃為賢才生有係匪嫉能
棄玉湧珠流式彰國麗矧恬以高亦庶于吏佳城域々
是奉以瘞々弗名俱永耀其裔

故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楊循吉

吳郡思立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相雄以其
長振名一時至為他文章皆本是凡為卷十既而力探羣經
自易春秋周禮皆有義釋又數十卷合二家家摠二十餘

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柳州府通判卒于故也常
熟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計君柳進士也盡發其書觀
之為其歛加厚其將葬也從鄉貢進士翹以逆言請銘
于我嗚呼先生之道裕而能容介而不羣充其辯可美
于將使極其用宜大於匡國胡獨以一技名耶先生諱
悅字民悻其先有舉齋公者仕元為都水庸田副使傳
六世至廷貢壻穿山周氏先生年十九領鄉荐累試
禮部不第負才遊京師無所在屈竟以乙榜授泰和訓
導三為考官皆大省貌能得士秩滿篆宰三原公執政

將荐用之不果以資拜長沙府通判又以催課無績調
柳州府柳邊氓雜居多竊發先生出入賊巢穴示以恩
信來附者萬家柳人至為繪像以祀然由是名聞于會
府因得名致幕下待以賓禮俾司謀画道方行會武喪
婦遂不起以至于沒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若此先是
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車權入立
寘云典屈遨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躬萃元精以神
明其心志又不大于事業以有蓄焉一旦而死其不遂
遂為常鬼亦明矣夢所見殆將無乎先生配章氏故贈

都御史孟端女子男一人阜先卒女二人長適吳樟吳文恪公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蘄州衛援例指揮僉事孫男二人內曰接外曰溥愛皆嗣阜為後幼未克立夫人寔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令以十月十六日葬眉溪之原從其先府君兆祀也在太倉州南四十里與穿山五里而近先扁邑今扁州故先生又為州人銘曰有才不售澤不大施滇粵縱奇以昌厥詞休々三原非不已知疏直以交始孚終遺黃髮始耆世所謂壽賢者不然道德之富髡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禮

不繆歸終於寓邑令是主返葬眉原爰祔父母遺書滿家贖珠琳琅散光若新不腐以亡百世有考尚於銘章

卞公墓銘

薛憲章

章憲髫髻時聞鄉先生說公蚤歲治舉子業甚專館徐氏徐氏家大多賓客公應客不廢書卷雖行卧偃波亦時々聞唔咿教用能有所成就其後章憲稍長往來外大父趙民望家始得連拜公旌孝里第庚寅蜡月先君從郡中夜歸與公共載時雪甚公由三四日章憲從旁竊視公々方讀楊子法言不離手時々得好語輒疏小

冊上平不成字時公言已就衰其勤乃爾乃知異時聞
可信不疑竊識之爾來曾幾時而外大父與先君子相
繼下世公亦不祿矣悲夫公諱榮字華伯姓卞氏甫二
十以明經中正統乙丑進士第試大司馬歷官戶部主
事員外郎中能為古歌詩客京師邸舍卷冊填委几
上每公退食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而
人或抵死所不能道也嘗奉上命檢校戎馬南畿監稅
河西務幹辦金沙洲公事所至皆能其官驅馳中外二
十年稍以鞅掌為煩後歸陶城私第益取古人書讀之

益肆力于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段入城中好
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屨常滿公口占
手綴盡日不得休無務容斬色下至馬醫走卒咸知羨
墓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抵越北抵
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或者廣書公
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緡紳之往來是邦者無晝夜扣門
請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遂不貲性儉嗇每有
投遺往、從人索紙筆不安破一錢士人傳以為笑然
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舌縮首不欲為也人皆以

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綬為刻梓行于世平生少許
可視人所為蒞章苟不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
語間有可取稱道之不置故得公假借者咸知者自慶以
不扶揆適人疵類尔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為廣筵
招之不可得遇知己輒不待召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婆
娑終日或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貌
歎傾側也蓋曠達如此父時濟世張皆以公貴再受封
父至奉直大夫世至太宜人配徐氏故大司馬之兄之
子之女也封宜人公卒之又明年為弘治二年其子邦慶

方卜日襄事會宜人亦卒遂以十一月十八日葬崇
壽山之新阡公生永樂己亥穀日卒成化丁未重九日
享年六十九子二人長即邦慶次邦會公且死把筆書
小紙畀其子以墓中石來委章憲視公為大人行幸嘗
望見履舄雅受公知辱不以不肖使紀述平生其何說
以辭銘曰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部可謂兼有之
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尚羊殆三十年將得之人欵
抑得之天欵崇壽新阡陶城故居後有過者吾知馬必
下車必式如董生墓商容閭矣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二

墓文四

文苑

張東海墓表

王鏊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公諱弼字汝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竒節偉行慨然
思典之齊視世之齷：無足動其意而世亦莫之用也
其瓌竒卓犖之氣無所洩則時發之于文發之于詩發
之于草書而發之事業殆不能十之一二而亦足以名

世矣公少為弟子與已博覽無不觀既長始中南畿鄉
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改武庫進車駕
員外郎出守南安六年以病乞歸卒公天分高朗出語
不凡其發于文則病近世萎靡腐爛之習痛掃去之自
立一家言顧嘗自許得古人矩度而世莫知之也為詩
每遇感時憂國抑邪典正之意翰林修撰羅應奎上疏
劾時宰得貶人無敢送者公作詩贈之慷慨激烈膾炙
人口送章德懋黃仲昭莊孔易外調之作警句往：為
人傳誦而亦不免忌者之嫉也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

興發頃刻數十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歌如墮石瘦如
枯藤狂書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購求其跡世
以為顛張復出也其在南安拆毀淫祠以百數表章先
賢作唐張文獻祠宋李丞相亭立鐵漢樓而人仰凜然
不改之操作吟風弄月臺而人挹悠然自得之趣鑿梅
嶺之嵌巖行者顛出於其途梁橫浦之崩湍濟者無病
涉定中途博換之例而南雄南安之爭端永息及去之
日民為生祠以祀其政事有如此者使公得竟其施其
樹立豈止是哉公仕京師時方尚交謁每正歲投刺紛

然人馬交道公一切謝絕有嘉名必赴嘗自言曰嬾於
 投謁勤於赴宴後府護月邏人行不如法人皆辟易公
 舉牙牌示之曰若欲知我乎我武庫張某也又數以直
 言忤馬司當道者積不能堪故出之南安而公自得也
 曰吾學可以試矣公以成化丁未六月 日卒其年冬
 十一月廿五日葬郡城北之鳳凰山安人王氏有賢行
 子男六弘正弘宜弘至弘圭弘玉弘金女二孫男四弘
 宜以進士官至 副使弘至以進士官戶科都給事
 中至是弘宜亦已卒弘至與弟收拾遺文得若干卷刻

之又求予表其墓於乎後世有欲知公者尚考於茲文

沈石田墓銘 王鏊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啟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
 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夫良琛始闢田以大
 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骨
 潔脩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
 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
 浮屠老子六皆涉其要掇其芳華發為詩雄深辨博開
 闢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体裁初規白傅忽

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
涪翁道勁竒倔間作繪事峯巒烟雲波濤花卉鳥獸蟲
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
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
夫皆見賓禮縉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
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
明門未開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讌
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摩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
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

則屨滿乎其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
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贗作求題以售亦樂然
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
以為珍玩風流文翰照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
已有重名汪郡守潞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
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
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顏面
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
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幕毀瘠杖而後興弟

病瘵終年與同卧起館娶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娶
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已先生娶於陳生子曰
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
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
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
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志客坐新聞沈氏
交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
名世莫不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聞
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為銘曰或隆之位而慳

其受或敘之秩而移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石
翁掇衆遺棄發為輝煌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
相城之墟湖水泫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徐昌國墓誌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
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
顏子最好學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
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
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遂終

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
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鼯鼯以夜
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
雜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鵠臬虺蝮遍
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
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
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
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
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

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
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
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
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
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
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
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
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
亦去之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

而不應于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邪抑又有所
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
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
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
之夫去有以超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器為偶
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
織巨外內皆性也隱微寤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
而已矣而奚所取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
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

可以泳于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
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
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
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病且作
懼不足以致遠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
悸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
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
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
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

以指畫伯虬掌作冥；漢；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托又可負之昌國名真禎鄉世姑蘓人姑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為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志者昌國之學凡三变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邱西麓銘曰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教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脩形鍊

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斯誌

明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公墓表 徐縉

嘉靖己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前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公卒于大梁訃至京師其友人縉為位以哭復絮酒束芻使往奠之既客從大梁來附其子枝所述年譜道公遺言曰知我者鄴郡司成崔子吳郡少宰徐子也我即死崔當為銘徐為表我無憾矣嗟乎公寔命我忍

以不文辭邪則為之表其墓曰公秦人也生于慶陽後
乃徙大梁會大父恩大父大忠父正官阜平縣學訓導
陞封丘王教授累贈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號
吏隱母高氏累贈宜人詳李氏族譜始高夫人夢日投
懷中寤生公乃名曰夢陽既字獻吉吏隱公教授封丘
遂家于梁故扶溝籍也已又歸慶陽時邃菴楊提學陝
西見公大奇之補為弟子員弘治壬子舉陝西鄉試第
一癸丑舉進士第官戶部山東司主事歷陞員外郎
中終江西提學副使敬皇帝朝天下晏然人文熙洽才

賢奮興而文章多法發唐宋公乃精思高視宗經稽史包
羅百家言尤好遷史左氏傳而公才雄奇善叙事下筆
即馳驟而漢相上下詞賦取材于騷詩則衆體兼長渾
厚沉著格高調古尤工七言古歌辭開闔縱橫人不能
述者公獨模寫曲盡雄健可喜即錯置杜甫高適歌行
中莫能辯也于時大梁何仲默吳郡徐昌國咸懷雋才
工古文詞與公名頡頏而二子秀潤清藻微乏雄渾一
時稱藝文者必首曰空同子云公初監稅三閩也立法
嚴整請謁不行勳璫誣之逮獄尋釋已又應詔言事陳

二病三害六漸之目語在年譜中言頗危激侵勢者必欲寘之死誣下詔獄幸敬皇帝聖明且宰臣木齋謝公申救遂獲輕譴張主事鳳翔死于官母子孤貧不能歸公為奏乞贍養終其身武皇帝初年逆瑾輩擅柄洪洞韓公等劾之瑾知疏草出公手必欲殺不果竟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尋勒令致仕歸居康王城著書乃修李氏族譜作游渾縣集又作賦弔申徒狄以明志而瑾恨未已復羅織他事械至京師再下詔獄以伯氏營救乃免歸梁瑾敗起為江西提學副使至則獎進人才敦

崇風化士論翕然歸之嘗修白鹿洞書院清書院田修紫陽遺惠倉修白鹿洞志然以才氣高不肯折下人又嫉惡嚴同官咸忌毀之宸濠之謀逆也官江西者多受籠絡莫敢迂、即受顯禍獨公不為屈宸濠乃詭術以誘公弗察也未幾乃覺絕弗與見而同官者故有隙遂巧文構公于里就鞠無驗時見素林公為司寇秉公申理乃已然竟以閒任放歸道襄陽愛峴山習池之勝留四月歸大梁乃寄情詩酒自沉晦久之士論明譽望日高當路者數薦之弗果用嘉靖戊子病已丑病大作就

醫京口罔效歸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弟子私謚曰文毅先生所著有空同子八篇詩文集六十三卷傳于世配左氏封宜人儀賓左夢麟女先卒子男四長枝嘉靖癸未進士南京工部主事謫海州判官敏而文次楚梁柱女二孫男四孫女一墓在大陽山麓徐縉曰高才興直節忤俗自古然也独一空同子邪名榮身辱小官中壽物則然無定恨已今之論公者獨慕誦其文稱為文士鮮有知其氣節行誼慷慨激直若斯之奇顯者也即求之漢其賈誼劉向之傳乎使時見用功業未可量也

予素辱公知且知公頗深乃換次其大者表之墓道俾後世有考焉他見崔子銘無容表

翰林院修撰滄洲張先生行狀 陸容

張先生諱泰字亨父先世蘓州太倉人曾祖原瑞祖興宗父顯忠母徐氏亨父少以聰敏聞於里閭有司選為衛學生書過目輒成誦為舉子業下筆往々多驚人語然性豪邁不能受記誦師拘束見時輩日夜兀々抄讀人陳腐文字頗自鄙笑人亦由此忌之訓導嚴州許奎惧其廢業嘗解冠於案曰汝之資稟如此才器如此而

不勤學何耶吾寧棄此官必不汝棄也。由是感激自勵肆力於為文。天順己卯應天府鄉試主司得其卷異之擢為易經魁且錄其文以傳。明年會試中乙榜不就。甲申再試登進士尋改翰林庶吉士名隱。出行輩中劉文安公時為學士月試諸士學業嘗批某吉士卷曰律詩如象戲古送如碁昨見張某之作各得體汝與羣居宜優柔從容以叩其妙也。其見重於人已如此。乙酉聞父喪南歸丁亥復臨母喪得痞疾攻慰治療幾不能起。或者曰此憂困弥年所致不宜切。秉禮自取傷勸令出

遊以舒鬱結於是買舟求醫江淞間聞許先生歸老於家抵嚴州山中拜焉。幼嘗從鄉人胡友蘭李文耀游及筮仕而二先生已謝世乃具牲醴即僧舍合祭也。或譏其非禮亨父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何必一一蹈襲古人陳跡吾所以為此重報本也。非禮而何時人義之疾少愈鄉里後生執經問學者遠近歸之。辛卯服闋赴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載名籍甚四方之士游學京師者願受業焉。甲午三載考最封徵仕郎賜勅命贈其父如其官。母孺人乙未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充同考試官進

典雅出穿鑿一時號稱得人未幾河南提學副使員缺當道以亨父學行堪為師表欲荐之亨父亦以提學師儒之任始欣然欲就既而聞河南巡歷多陸行非病軀所宜白於知者乃止庚子十月九載考績陞本院修撰人方以為遲且滯也踰月而得暴疾嘔血數升死十一月十九日也季四十有五初娶管氏繼武氏皆贈孺人武氏生一子再繼楊氏生二子某、亨父之先本姚姓洪武間朝廷方隆重軍士而畿內之民徭賦煩重其曾祖原瑞圖所以自便晉陵張某者由軍籍隸太倉衛因

冒其姓至亨父未之改嘗自草一疏其畧曰臣思祖先以來的係姚姓一時因畏匠役附入軍籍冒姓未改臣昔登進士時已於登科錄報書姚氏三代名字臣今猶冒張姓背棄本原心寔不安云、疏雖成未果上所著有詩文若干卷皆其平居令從子璫所錄今藏于家云亨父為人倜儻率直不詭行以絕俗不矯情以干譽然而耿介自守毅如也與人交雖在造次其情無不周至人亦以是樂與之交居常抱病人有持卷軸求詩文者未嘗以病自沮揮毫應客若不顧名而名於是乎愈彰

酒酣耳熱談論當世不平之事激烈奮發每為之攘臂岸憤而後止跡其憤世疾邪之心雖賈生之痛哭流涕不能過之自亨父入翰林朝廷數有纂脩之舉後進者多以此沾被恩澤次第進階而亨父獨不得一與其列其自處則退然止足畧不見有嗟卑之意也既為脩撰嘗語予曰明年於例得省祭將率婦子南歸祭掃先人之墓求美材為壽觀奉吾兩兄若嫂俾無身後之憂然後如期還朝以圖報稱此吾志也而竟止於此嗚呼悲夫歟將奉柩葬太倉古塘之原以某相知頗深請狀

其行痛惟亨父職在文史位未顯融無履歷政事可書而言論風旨之在人者又不能悉記姑述其槩如此庶幾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將仕郎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公墓誌

黃佐

公初諱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世為衡山人故人稱之曰衡山先生其先自蜀徙廬陵宋衡州教授寶始家衡山於文信公天祥為叔父兵亂失其譜系可知者元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俊卿佩金虎符鎮武昌長子定開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添龍終荆山左獲衛

千戶次子定聰送充散騎舍人從其妻父湖廣都指揮
蔡本守蘓州永樂中復徙本徙浙定聰次子惠贅于張
氏遂留居蘓州寔公曾孫也吳有文氏自惠始惠生洪
涑水縣學教諭公之祖也贈南京太僕寺丞復以次子
森貴加贈南京太僕寺少卿祖母陳氏贈安人繼顧氏
呂氏皆贈恭人洪生林公之父也仕終温州府知府文
章政事為世名臣學者稱交木先生母祁氏繼吳氏贈
封俱安人公生而少慧貌古神完八古歲語言猶不分
明他人或易視之而其兄奎奕朗俊偉交木獨器公曰

此兒他日必有所成非迺兄所及也隨侍往滁讀書務
稽古人之德能自得師交木命往從莊定山景游景與
語竒之贈行有忘年得友之句既而見諸人浮談上達
互相標榜其勢甚熾遂口不談及乃受業於吳文定公
寬被選為郡校弟子員時作為詩文漸臻精工性簡靜
居常不喜受人之惠有俞中丞諫者知其貧極力欲周
旋之因謁見間問曰聞汝甚貧何以為生公對曰生亦
未甚貧俞指其襤衫曰何得破損至此公復對曰雨下
惟衣舊衣爾蓋不欲受其惠也俞益敬服嘗造其廬見

門前河道湮塞謂曰據堪輿家言此河一通汝必第矣
吾當為汝通之公懇告曰開河必壞民廬舍孰若不開
為愛他日俞悔曰此河當通向不與文生言則功成久
矣家中穿井有二缸相合謂驢呼以為財欲啟之者公亟
止之曰儻其中有異物將何以處之耶於是家人恐懼
不敢復視其廉慎類此弘治己未聞交木有疾扶醫而
往至則歿已三日矣故事卒于官者郡邑咸賻官尊則
益厚時則賻幾千金公盡卻之為書以謝曰吾父以廉
吏稱而吾忍汙其死耶傳不云乎父死之謂何又因以

為利溫人駭異曰廉官則吾見之矣未有為公子而廉
者也由是敬稱藉甚溫人為立卻金亭以識之公善書
畫初遊郡校時校官嚴厲辨色而入張燈而散羣居無
所事：諸生或飲噓嘯歌或投壺博奕公日惟臨寫千
文以十本為率書遂大進尤工八分駁：漢魏西淮李
文正公東陽以篆自負及見公隸曰吾之篆文生之隸
蔑以加矣同郡有沈周先生者博學多才而善於畫公
慕之見其所作往：彷彿得寫意益以神采遂出其上
嘉靖壬午冬予初授官史館得公藝文於王司業同祖

因雅知公居無何聞巡撫李梧山充嗣以公及故元老
劉文肅公忠同薦公尋以歲貢至會予寓舍與之上下
議論古今經籍無一不知者且折衷具有卓識予出白
沙墨蹟即歎訝久之因曰吾初入學忽夢一老人告曰
他日出處與陳獻章同已而命下擢公翰林待詔蓋白
沙亦以荐為檢討適相類也時楊修撰慎薛吏部蕙皆
有文名揚則自負博洽菲薄宋賢薛則專精內典泡影
經籍聞予談公學行皆未以為然已而晤公二人乃大
訕服遂為莫逆交時大司寇見素林公俊愛公尤深每

晤余必速公共語三日不相見輒折簡邀之一時諸名
士覲德相先外戶屢常滿共奉二年輒引疾求去疏下
吏部寢不行強起就列又一年考滿例磨勘馬考功理
勸詣部當得息澤君不肯往或勸暫且告病笑而不答
復上疏乞休至于再至于三語益懇切吏部始以聞於
是詔從其請時年纔五十有七非懸車之期也鄭御史
洛上章請留不報士論莫不高之會予省親南歸丙戌
孟冬與公同辭朝出潞渚阻凍同寓灣中旦夕過從相
與倡和殊甚驩洽比凍消乃聯舟而下將抵臨清則有

官吏率教人負糶矢跪路左以迎或誰何之則曰兵備道迎候文公比至則一豸服者詣舟稽首四拜捧鱣綳請染翰公峻拒之其人復詣予語及復稽首四拜托余轉請公乃諾為其為人所重類此蓋公於書畫雖小事未嘗苟且或荅人簡札少不當意必再三易之不厭故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細入毫髮者故勸其草次應酬曰吾以此自娛非為人也閒則為之忙則已之孰能強予耶有賈人以十金求作畫者公面斥之曰僕非畫工汝勿以此污我其人大慚而去凡富貴者來求多靳不與貧

交往：持以獲厚利片楮隻字爭得以為寶玩至有待而舉火者尤好賙人之急或有所入往：綠手散去有感泣者張少傳孚敬始名璉交木守温州時所取士也嘗荐諸吳文定公歲壬午張在留都部曾遇公即以大禮為言公唯：而已既而官京師方柄用公遂遠嫌不相往來楊邃菴一清起用至京師止都門外傾朝往見公獨不往曰尚未面君吾何見焉及會謂曰余汝父同年相好何相見之晚也公曰生非敢後自先君之沒有一字見及者未嘗不荅楊曰此則余之罪也聞者為之

縮舌嘗訓諸子曰道德性命宋儒講之詳矣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則人之所當行者也今人孰不知之一聞利害便不能踐汝等於日用彞倫但不安於心者易為之是即孝弟忠信也便宜於己者勿為之是即禮義廉恥也循是而行雖不至於聖賢亦可以寡過矣寧藩宸濠嘗遣使召之力辭而遯使者求公弗得案間書幣封識如故乃持之而返世皆稱公見幾然各王府以幣納交者公悉卻不受如周府以古鼎古鏡露封其書徽府以金寶瓶及銀幣約數百鎰悉卻不受使者謂意本無

求惟少通微誠於賢者爾蓋啟封一觀乎公謝曰既見書當有回啟不若不見之為愈也平生足跡未嘗一涉邪狹之館嘗謂諸子曰交結親王狎妓飲酒律有明條安可犯哉汝其識之致仕後監司以修理牌坊故為多致厚餽公並謝卻曰吾非欲自異也但以利交私心自不安耳優游林壑三十餘年四方文儒道吳者莫不過從亦有枉道至者名士如彭年陸師道周天球文行並有顯聞皆出其門藝文布滿海內家傳人誦而公勞謙自牧未嘗一置身於有過之地壽屆九十嘉靖己未二

月二十日典嚴侍御杰書其母墓誌執筆而逝儻然若
僊人皆稱異先是予遣人持薄禮豫觴之抵吳以戊午
冬月公復余書謂懸弧之辰尚隔朞月不知能到以否
且錄前數載初度詩意若有所改者至是仙逝殆類前
知云夫人崑山吳氏河南叅政愈之女其母夏氏出太
常卿景：受知成祖文翰傳家夫人素守家範及歸事
公惟謹家食時凡朔望行香及居官早朝必躬自薪爨
不委他人代公料理家事婚嫁築室公皆不與聞而百
務具舉性雖慈而教子亦甚嚴厲手不廢絲枲而經畫

調度井然有條燈下必親書一日出入之事至于沒齒
事或差謬按籍稽閱則日月並存與公同生于成化庚
寅十一月夫人初一日而公則初六也卒于嘉靖壬寅
八月二十一日壽七十有三生子男三人長彭嘉興府
學訓導次嘉縣學生次臺先卒女二人長適王曰都次
適劉鯤孫男五人元肇國子生元發府學生俱彭出元
輔元弼府學生俱臺出元善嘉出女四人長適袁夢麟
次適朱循次適碩咸寧次適尹象賢曾孫男四人應周
應孔應珠應辰女四人玄孫男一人禾孫以庚申十月

二十九日權厝於花溪橋之新阡彭以予與公交厚最
久知公素詳惟撰事畧來速銘：曰奕：衡山傳秀吳
中展也徵仲炳靈祝融遷自廬陵始撰文教中奮武衛
復摘光耀敦詩說禮涑水承家施于交木邦傑國華交
木惟橋衡山惟梓節操文章高朗南紀其守堅白其言
明清廓而閱之苞湘帶荆意象經營神氣盈軸瞻而仰
之朱陵青玉衡山之陽惟直是行彼為眇論尚口匪誠
衡山之門惟寔是履沖泊粹醇誦義千里中丞騰薦元
輔齊名彈冠充賦委珮楊廷待詔金門含豪玉署疇不
少需鴻漸鳳翥確乎懷卷翩然不留停雲構館頻視虎
邱墨妙筆精四方是寶賙及困窮且以娛老期頤之壽
歸潔其身志為帥氣天不違人至大而剛不愧以忤懿
此碩儒光于信國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二

